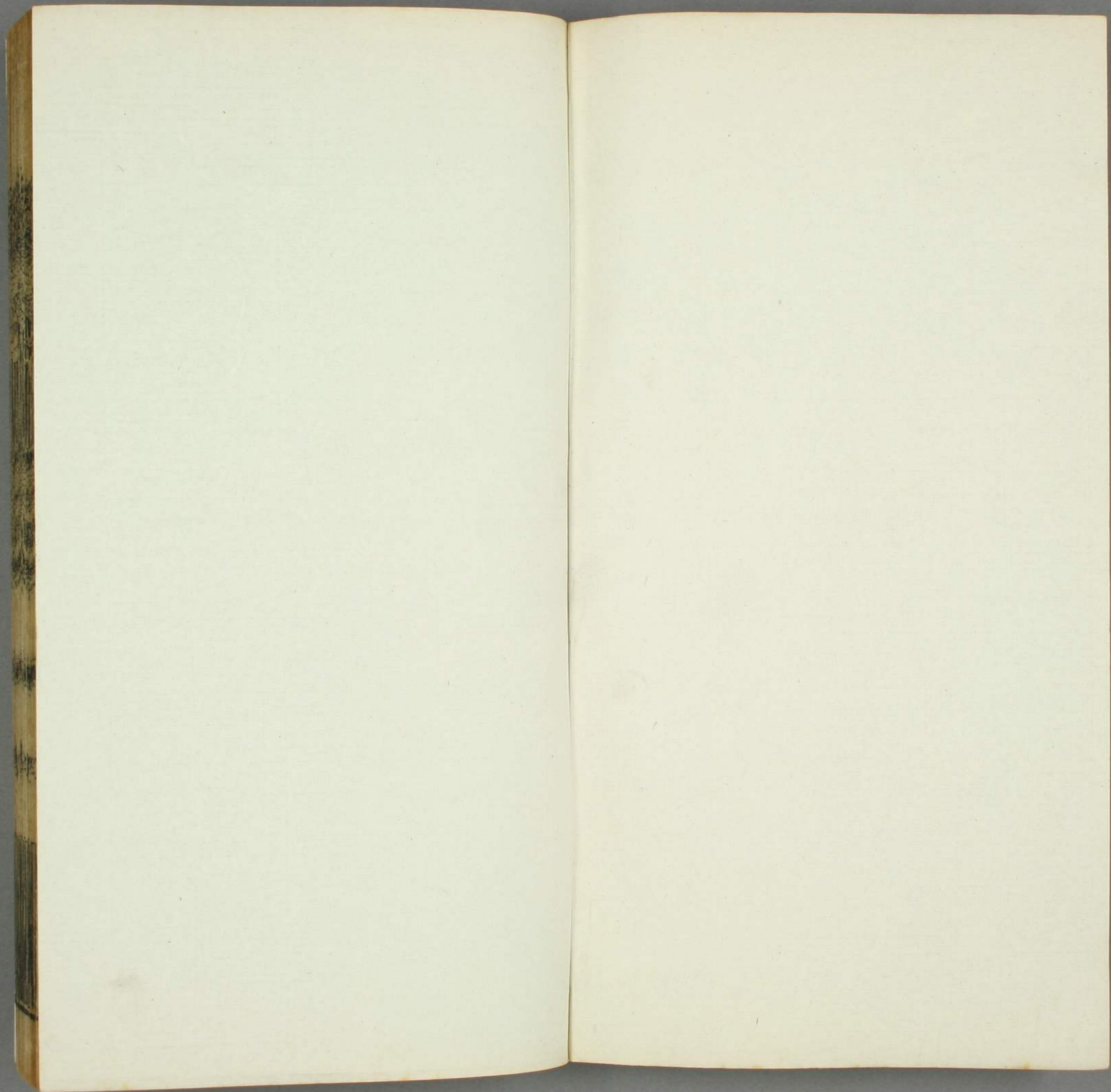


經籍
卷二百十九之二百二十五

44
ワ伊4
1046
61





特
74
1046
61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經籍考

子 陰陽 天文 五行 形法

陰陽

漢藝文志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漢志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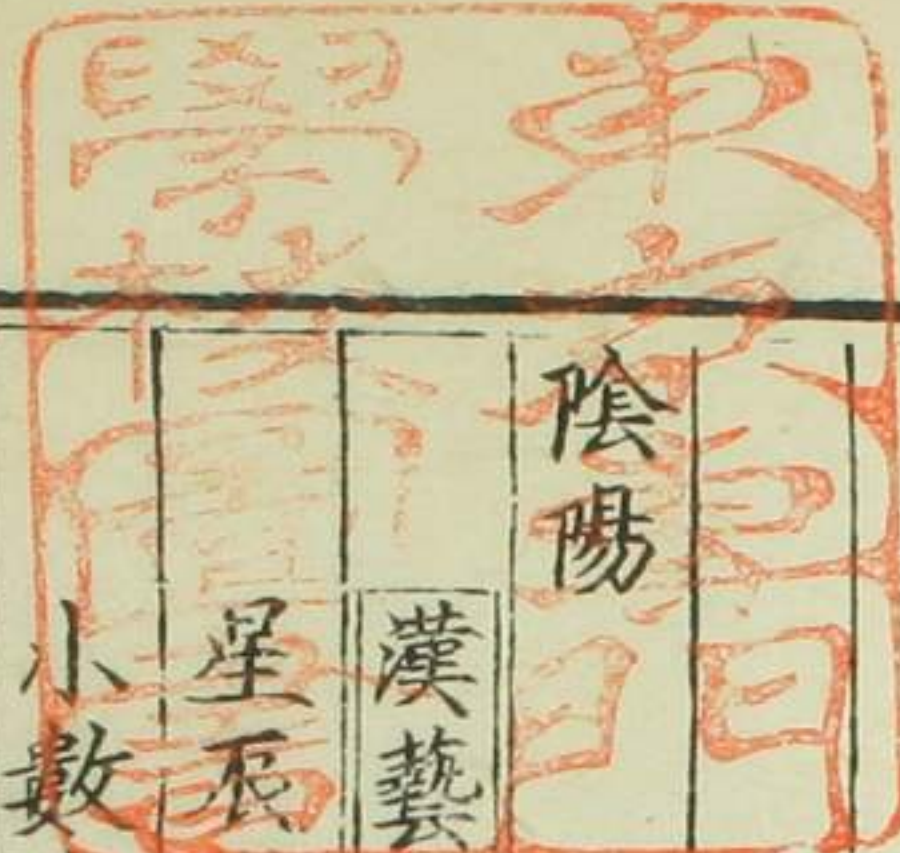
漢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死悍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九

經籍考

九

利
289
61



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讀與凶同患天觀景以譴形非明主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宋三朝藝文志曰國家建官尤局觀文察變尤重慎其事太宗即位知私習禁頗為誑耀悉搜訪考驗黜去繆妄遂下詔禁止之至真宗復申明詔旨重其罪罰自茲澄汰旌別濫學方息而民無所惑矣

兩朝藝文志曰天文圖書藏祕閣西偏有內侍專掌禁私習者嘉祐中大校經史而兵法小學醫術禮書皆分局命官編校定寫唯天文五行未嘗是正諸儒亦莫得考也

漢志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隋志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唐志二十家三十部三百六卷共姓各六家李淳風天文占以

宋三朝志八十四部三十二卷

宋兩朝志二十八部一百六卷

宋四朝志三十九部二百四十六卷

宋中興志二十家二十部一百二十七卷

曆美

漢藝文志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能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宋兩朝藝文志曆以筭成自建隆迄治平五正曆象作為銅

儀經法具於所司蓋有知筭而不知曆者故曆為筭本治曆之善積筭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漢志十八家六百六卷

隋志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六家七十五部二百三十七卷失姓名五家王勃以下不著錄十九家百二十

卷六

宋三朝志五十三部二百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六十四卷

宋四朝志五十二部二百四十三卷

宋中興志三十八家五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

五行

漢藝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三卷

漢志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漢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二書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

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

博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受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形法

漢藝文志刑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使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者有其氣而無其形者此精微之獨異也

漢志 六家一百二十二卷

隋志 五行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唐志 五行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六十五家 袁天綱以下不著

錄二十五家一百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 五行四百四十二部一千四百九十七卷

宋兩朝志 五行一百一十五部一百六十一卷

宋四朝志 五行一百三十四部三百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 五行八十二家八十八部二百八十六卷

宋中興志著龜三十三家三十六部一百一卷

宋中興志雜占八十家八十四部一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形法九十五家一百單四部二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自司馬氏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曆譜五行卜筮形法之屬別為數術略其論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為義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篇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然則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以大異也不知當時何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耶今志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無所攷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道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為陰陽類今稍增損之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陽一家之闕而其他數術各自為類

按陳氏之說固然矣然時日祿命遁甲獨非術數乎其所謂術數各自為類者曰卜筮曰形法然此二者獨不本於陰陽乎蓋班史藝文志陰陽家之後又分五行卜筮形法各自為類今班志中五行卜筮形法之書雖不盡存而後世尚能知其名義獨其所謂陰陽家二十一種之書並無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陰陽門蓋隋唐間已不能知其名義故無由以後來所著之書續立此門矣然隋書唐書及宋九朝史凡涉乎術數者總以五行一門包之殊欠分別獨中興史志乃用班志舊例以五行占卜形法各自為門今從之

子天文 曆筭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

陳氏曰題趙君卿注甄鸞重述李淳風等註釋周髀者蓋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唐志有趙嬰甄鸞註多一卷李淳風釋二卷今日君卿者豈嬰之字耶中興書目又云君卿名爽蓋本崇文總目然皆莫詳時代甄鸞者後周司隸也音義假承務郎李籍撰

司天攷古星通玄寶鏡一卷

晁氏曰題曰巫咸氏宋朝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未幾至者百許人坐松習天文或誅或配隸海島由是星曆之學殆絕故予所藏書中亦無幾姑哀數種以備數云

甘石星經一卷

晁氏曰漢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圖

彙次含有占訣以候休咎

星簿讚曆一卷

陳氏曰唐志稱石氏星經簿讚館閣書目以其有徐穎發占等州名疑後人附益今此書明言依甘石巫咸氏則非專石申書也

乙巳占十卷

陳氏曰唐太史令政陽李淳風撰起筭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玉曆通政經三卷

陳氏曰李淳風撰亦天又占也唐志無之

乾坤變異錄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雜占變異凡十七篇

古今通占三十卷

古今通占三十卷

古今通占三十卷

古今通占三十卷

陳氏曰唐高潛夫沛國武密撰纂集黃帝巫咸而下諸家及隋以前諸史天文志為此書景祐乾象新書間取其說中興館閣書目作古今通占鏡本唐志云爾

步天歌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二十八舍歌也三垣頌五星凌犯賦附于後或云唐王希明撰自號丹元子

夾際鄭氏天文略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見者可以觀象焉王希明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誤以為王希明也天文籍圖不籍書然書經百傳不復訛謬縱有訛謬易為改正圖一再傳便成顛錯一錯愈錯不可復尋所以信圖難得故學者不復識星向背盡求其書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

清天如水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宵中矣此本只傳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名曰鬼料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則取之仰觀以從稽定然步天歌之言不過漢晉諸志之言也漢晉志不可以得天文者謂所載名數失詳叢雜難舉故也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餘無失又不言休咎是深知天者今之所作以是為本舊於歌前亦有星形然流傳易訛所當削去惟於歌之前採諸家之言以備其書云

列宿圖一卷 天象分野圖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

景祐乾象新書三十卷

陳氏曰司天春官正楊雄德等撰以歷代占書及春秋至五

代諸史採摭撰集元年七月書成賜名仍御製序

晁氏曰今惟三卷

大宋天文書十五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館閣書目亦無之意其為太史局見今施行之書蓋供報占驗大抵出此

天經十九卷

陳氏曰同州進士王及甫撰不知何人其書定是非協同異由博而約儒者之善言天者也

天象法要二卷

陳氏曰丞相溫陵蘇頌子容撰元祐三年新造渾天成記其法要而圖其形象進之

歷代星史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抄集諸史天文志

天文考異二十五卷

陳氏曰昭武布衣鄒淮撰大抵襲景祐新書之舊淮後入太史局

二十四氣中星日月宿度一卷

陳氏曰此書傳之程文簡家云得於荆判局荆名大聲太史局官也

天象義府九卷

陳氏曰宜黃布衣應瑩撰其書考究精詳論議新奇而多穿鑿傳會象垂於天其曰某星主某書者人實名之也開闢之初神聖在御地天之道未絕其必有得於仰觀俯察之妙者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夫天豈諄諄然命之乎如必一切巧

為之說而以為天意實然則幾於矯誣矣

右天文

合元萬分曆一卷

晁氏曰唐曹氏撰未知其名曆元起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蓋民間所行小曆也本天竺曆為法李獻臣云

曆法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曆草也

唐大衍曆議十卷

陳氏曰唐僧一行作新曆草成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新史志略見之十議者一曆本二日度三中氣四合朔五卦候六九道七日晷八分野九五星十日食大抵皆以考古今得失也曆志略取

其要著于篇者十有二曰曆本曰中氣曰合朔曰卦候曰日度曰日度曰九道曰日食曰五星蓋曆議之八篇而分卦候為二故共為九條其沒滅盈縮晷漏中星三條則皆取之略例餘曆議日晷分野二篇則具之天文志嘉定辛未辭科用為序題有劉澹如者蓋得其書自詭必在選中而考官但據史文初不知此書尚存於世也以其篇次與史文不合黜之要之史官因此書以述志考官因史志以命題當以書為本參考志之所載乃為全善

崇天曆一卷

陳氏曰司天夏官正權判監宋行古等撰天聖二年上學士晏殊序國初有建隆應天曆次有乾元曆儀天曆詳見三朝史志

紀元曆三卷立成一卷

陳氏曰：姚舜輔撰崇寧五年成，自崇文之後有明天曆。熙寧奉元曆，元祐觀天曆，至崇寧三年舜輔造新曆，曰占天未幾。蔡京又令舜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起。庚辰日命己卯，上親製序，放之天下，賜名紀元。本朝承平，諸曆略具，正史志不見全書。此二曆近得之蜀人秦九，詔道古故存之。

統元曆一卷

陳氏曰：常州布衣陳得一更造秘書少監朱震監視，紹興五年上曆家不以為工。

會元曆一卷

陳氏曰：夏官正劉孝榮造禮部尚書李燾序，紹熙元年也。奉樂判太史局几造三曆，此其最後者，勝前遠矣。

統天曆一卷

陳氏曰：冬官正楊忠輔撰丞相京鏗表進，其歷議甚詳。至於星度明言，不曾測驗，無候簿可以立術，最為不欺。紹熙五年也。其末有神殺一篇，疏於陰陽總忌，則為俚語。

開禧曆三卷立成一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鮑澣之撰進，時開禧三年詔附統天曆推筭至今，須曆用統天之名而實用此曆。當時緣金虜閏月與本朝不同，故於此曆加五刻，天道有常而造術以就之，非也大抵中興以來，雖屢改曆而日官淺鄙，不知曆象之本，但模襲前曆而於氣朔皆一時遷就爾。

金虜大明曆十卷

陳氏曰：亡金大定十三年所為也。其術疎淺，不足取積年三

億以上其拙可知然統天開禧改曆皆緣朝論以北曆得天為疑貴耳賤目由來久矣寔不然也

數術大略九卷

陳氏曰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世算術自漢志皆屬曆譜家要之數居六藝之一故今解題列之雜藝類惟周髀經為蓋天遺書以為曆象之冠此書本名數術而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為詳故亦置之於此秦博學多能尤邃曆法凡近世諸曆皆傳於秦所言得失亦悉著其語云

集聖曆四卷

晁氏曰皇朝楊可集可父為周天冬正官正輯古今陰陽書彙為四時以消擇日辰云

百中經三卷

晁氏曰自紹興二十一年以上百二十年曆日節文也

刻漏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燕肅撰肅有巧思上蓮花漏法嘗知潼州有石刻存焉洛陽宋君者增損肅之法為此圖

官曆刻漏圖一卷蓮花漏圖一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晉伯照撰
右曆算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九

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十九

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五行 占筮 形法

廣古今五行志三十卷

晁氏曰竇鑑撰唐志有其目未詳何人纂五行變異叙其微
 應蓋為洪範之學者自古術數之學多矣言五行則本洪範
 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而最盛于世者葬書
 相術五星祿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類足以推一
 時吉凶星禽五星祿命相術之類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書
 之類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類足以推一國之吉凶其
 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或中或否不可盡信則一也

遁甲萬一訣一卷

晁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國家之凶吉通其學者以為有驗未之嘗試也

遁甲經一卷

晁氏曰唐胡乾撰李氏書目亦云九天玄女術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

景祐遁甲玉函符應經二卷

陳氏曰司天春官正楊性德撰御製序

景祐太一福應集要十卷

陳氏曰楊惟德撰御製序末題紹興元年嵩陽潛士魏郡劉箕其積筭自建炎三年已酉推之者其所附益也九宮八門

與遁甲相表裏字多訛未有他本可校

陰陽二遁圖局一卷并雜訣

三元立成圖局二卷

遁甲八門機要一卷

太乙淘金歌一卷

陳氏曰已上四種皆無名氏得之盱江吳炎

遁甲選時圖二卷

陳氏曰紹興府所刻本亦無名氏

秤星經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曰武王伐
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龜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
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又
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
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
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周易十二論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論日月五星直年以占吉凶

珞珞子三命一卷

晁氏曰李獻臣云珞珞者取珞珞如玉碌碌如石之義推人
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
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
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
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於其傳者也呂才
稱起於司馬季主及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
刑劫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
亦在才之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
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
來故精於其學者巧發竒中最多

陳氏曰此書祿命家以為本經其言鄙間巷賣卜人所為也

珞珞子疏五卷

晁氏曰皇朝李全東方明撰

李虛中命書三卷

晁氏曰唐李虛中撰虛中字常容姓纂云冲之八代孫學最深於五行書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韓愈言冲為虛中十一世祖誤也

河圖天運二賦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論天地二運蓋三命書也崇文目以為卜筮類

壺中賦一卷

陳氏曰稱紫雲壺中子莫知何人

源髓歌六卷後集三卷

陳氏曰唐沈芝撰後集妄也

太乙命訣一卷

陳氏曰稱衣天綱妄人假託

五命秘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祿開撰三命之術年月日支干也加以時胎故曰五命

鮮鶚經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十門六十二章以星禽推知人之吉凶言其性情嗜好為尤驗說者謂本神仙之訣也故此書載於道藏李邕鄂云羅浮山逍遙子撰

紫堂訣三卷

晁氏曰紫堂先生撰未詳何代人著紫垣十二星至隱曜總三百六十位分二十八舍附之以五星配十二辰以推人命之吉凶

五星命書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然歌訣頗詳然未必驗也
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

陳氏曰亦不知名氏大抵書坊售利求俗師為之

幸斯歌一卷

陳氏曰青羅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

靈臺三十六歌一卷

陳氏曰稱武下先生亦不知何人

五星六曜約法一卷

洞微歌一卷

紫宙經一卷

陳氏曰以上三種皆無名氏

四門經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陳周輔撰

青羅立成曆一卷

陳氏曰司天監朱奉奏據其曆起貞元十年甲戌入曆至今

乾寧四年丁巳則是唐末人

羅計二隱曜立成曆一卷

陳氏曰稱太中天曹士為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

入曆

諸家五星書一卷

陳氏曰雜錄五星祿命之說前數家亦多在焉

道甲八門命訣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

信齋百中經一卷

文獻卷一百二十一

歷代書考

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安慶府本術士言最善
怡齋百中經一卷

陳氏曰東陽術士曹東野自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曆曆法更本朝前後無慮十餘變而百中經猶守舊安得不差於是用見行曆法推筭其說如此未知能質也
五行精紀三十四卷

陳氏曰清江鄉貢進士廖中撰周益公為之序集諸家三命說

三辰通載三十四卷

陳氏曰嘉禾錢如璧編集五星命術

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

陳氏曰稱唐呂才撰有序按才序陰陽書其三篇見於本傳曰祿命曰卜宅曰遷葬盡掃世俗拘滯之論安得復有此曆本初固已假託後人附益尤為不經

三曆會同十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集百忌總聖集正三書

萬曆會同三十卷

陳氏曰陳從古撰以前書推廣之書坊售利之具也

彈冠必用一卷

陳氏曰周謂撰專為宦游擇日設

三曆撮要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又一本名擇日撮要曆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

陰陽備用十二卷

陳氏曰通判舒州新安胡舜甲汝嘉撰此書本為地理形法而諸家選對日法要皆在焉故附于此

右五行

焦氏易林十六卷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賈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又有唐渝王序所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為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鈔鈔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為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石林葉氏曰吾家有焦貢易林京房易二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大抵皆本之曰何而焦貢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貢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即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程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授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辨以為田生絕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貢書出孟氏周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夷為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云受於喜為喜為名之則喜乃妄人而已

陳氏曰又名大易通變唐會昌景寅越五雲谿王俞序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雅通於神祇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迥所記蘭渡諸人以易林筮國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莆田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間嘗筮之亦驗頗恨多脫誤嘉熙庚子從湖守王寺丞借本兩相校十得八九其中

亦多重復或諸卦數文共一絲莫可考也

八神筮法二卷

晁氏曰以八卦世分六十四卦每卦首必云子夏曰論易筮之吉凶

靈茶經二卷

晁氏曰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叙歸來子以為黃石公書豈謂以授良者耶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

靈龜經一卷

晁氏曰史蘇撰論龜兆之吉凶崇文目三卷

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

陳氏曰漢京房撰詳已見易類世所傳京氏遺學不過如此而已今世卜者世應飛伏納甲之類皆出京氏

周易版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當是漢魏以前人所為其間官名皆東京制也

周易玄悟一卷

陳氏曰題李淳風撰

火珠林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今賣卜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撰蓍古法一卷

陳氏曰開封鄭克武子撰

著卦辨疑序三卷

著卦辨疑序三卷

陳氏曰郭雍撰自序略言學者相傳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為陰陽蓋無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一則乾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一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

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耦皆同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然七九為陽六八為陰蓋謂陰陽各有二道與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其義皆同是道也以聖人不明載之繫辭後世紛紛互相矛盾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主卜史之論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為臆說也

朱子語錄曰揲者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劫者歸其餘劫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劫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賢從來

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劫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劫為劫第二第三揲不掛為劫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某已前排真个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理掛者挂也劫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常陽經一卷

晁氏曰崇文目題曰黃帝式用蓋六壬占卜術也

六壬要訣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隋志載六壬之書兩種金鑿密記及五代史記頗言其驗今世龜筮道息而此術獨行

六壬課鈴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以六十甲子加十二時成七百二十三課三傳入神以占吉凶

玉關歌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六壬課訣也

六壬翠羽歌一卷

陳氏曰後唐長興中僧令岑撰錯誤極多未有它本可校

六壬洞微賦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贅卜劉松年所傳

京氏參同契律歷志一卷

陳氏曰震翻注專言占象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

京氏易式一卷

京氏易式一卷

陳氏曰晁說之以道撰

占燈法一卷 觀燈法一卷

晁氏曰唐李淳風撰崇文總目亦有之

右占茲

八五經一卷

晁氏曰序云黃帝書八五謂八卦五行雖後人依託而其辭亦馴雅相墓書也吕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為葬巫所欺忘辨踊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筮隴依官爵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

陳氏曰序稱大將軍記室郭璞後序言余受郭公囊書數篇此居一公戒以秘之丞相王公盡索余書余以公言告之得免未稱太興元年六月蓋晉元帝時王公謂導也然皆依託

耳其書為相墓作

狐首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稱郭景純序亦依託也胡汝嘉始序而傳之其文亦雅馴言頗有理

續葬書一卷

陳氏曰稱郭景純撰鄙俗依託

青囊補注三卷

晁氏曰郭璞撰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考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為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致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况後導其遺書者乎

撥沙經一卷

晁氏曰唐吕才撰地里書盡山水之形成圖蓋依託者青囊本旨一卷

晁氏曰不記撰人演郭璞相墓青囊經也

洞林別訣一卷 尋龍入式一卷

晁氏曰江南范越鳳集郭璞所記諸家地里書得失為此書二十四篇并司空班尋龍入式歌附

陳氏曰又名洞林別訣范越鳳相傳縉雲人家于將樂

地理少一卷

陳氏曰稱李淳風亦未必然

會元經二十四卷

晁氏曰孫季邕撰未詳何代人集諸家相地書及其鄙陋無驗者此是書

金鎖正要一卷

玄談經一卷

錦囊遺錄一卷

五行統例一卷

晁氏曰四書皆地理書也

五音地里新書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一行撰以人姓五音驗八山三十八呼吉凶之方其學今世不行

地里口訣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曰楊筠松曾楊乙黃禪師左仙朱仙

姚范越鳳劉公賴大素張師姑王言凡十家

楊公遺訣羅金歌并三十六圖象一卷

陳氏曰楊即筠松也又號楊救貧

卷之三十一

經籍考

十一

神龍鬼砂一卷 羅星妙論一卷

陳氏曰皆不知作者

九星賦一卷

陳氏曰題范公

陰陽精義二十篇

朱伯起撰水心序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酷嗜地里談山如啖蔗淳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君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李通預卜壽藏門人裹糧行緇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龍髓經一卷 疑龍經一卷 辨龍經一卷 龍髓別旨一卷

九星祖局圖一卷 五星龍祖一卷 二十八宿龍圖一卷

陳氏曰以上七種皆無名氏并前諸家多吳炎錄以見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皆道之

三十二家相書三卷

晁氏曰或集許負以下三十二家書成此編

月波洞中記一卷

晁氏曰序稱唐任道遥得之於太白山月波洞石壁上凡九篇相形術也崇文總目置之五行類

雜相書一卷

陳氏曰凡三十二種又有拾遺亦吳晦父所錄

成和子觀妙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

至善書

至善書

十三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

陳氏曰逸人亳社陳搏圖南撰劉康國注館閣書目作人倫
風鑑

袖中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唐潛撰辨人形色知其壽夭吉凶
群書古鑒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者姓名熙寧間集書史相術驗者
諸家相書五卷

陳氏曰知莆田縣昭武黃庚毅夫撰集

玉管神照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

相馬經

晁氏曰伯樂撰

集馬相書一卷

晁氏曰光祿少卿孫珪撰

相牛經一卷

晁氏曰序曰竊成傳之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
牛千百不失其一至魏世高堂生又傳晉宣帝其後秘之細
字薛公注也

相鶴經一卷

晁氏曰題曰浮丘公撰其傳云浮丘公傳於王子晉後崔文
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于嵩山之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
乃傳於世

相貝經一卷

相貝經一卷

相貝經一卷

相貝經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師曠會經一卷

陳氏曰稱張華注

右形法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兵書

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揚僕据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容論次兵書為四種

漢志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肯伊尹太公管子孫卿鵬冠子蘓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無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

漢志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肯柳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漢志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陰陽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行相勝返

鬼神而為助也

右漢志兵技考十三家百九十九篇肯墨子重入變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其書為四種其權謀

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

十五家諸呂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

漢世不廢今不可復見矣

隋志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唐志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錄二十五家一百六

宋三朝志一百八十二部五百五十三卷

宋兩朝志三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十七部八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九十二家一百卅七部一千七十四卷

六韜六卷

晁氏曰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分文

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

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

文法卷一百一十一

兵書考

七

之號七書云按兵法漢成帝常命任宏分權謀刑勢陰陽技
巧為四種今又有卜筮政刑之說蓋在四種之外矣

高氏子略曰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卒之武故今

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特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

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鷲冥之車周且為之御
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肯車戰飛鳧赤莖白羽電影

青莖赤羽少銅為首副也畫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鎚重八斤一行馬廣二丈渡

溝飛橋廣五丈轉鷹爪方凶鐵把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杓杓一

背此為地陣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積楹臨衝具雲梯飛

樓視城武衛大橋三軍雲火萬炬火吹鳴鑼審此則康成所

曰兵甲之彊師卒之武為可攻歟亦詩所謂糧車煌煌駟騶

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

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
親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佑命爾燹

伐大商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為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所稽僅
以陰符有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談兵哉周

詩鷹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
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尚

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為大將周公其遺之乎

武王伐商記

六韜不知出何時其胥胥共議以家取國以國取天下殆似
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者史記載君臣各把鉞斷首懸
旗以後人臆記非實也歸賂免囚好事為之而此書因著文
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其亂臣與韓非所云納費
仲奉玉版并為一論蓋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書載湯結
女華以為陰事曲逆為以陽戰國諸子窺測古聖妄誕率類此
太公舉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弒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見事
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救之踈繆可失此書
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節輕爵位賤有司語無為
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條居大半全與暴亂同科按武
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靖四方其書曰無有作惡當不單稱
德之世而紛然懸賞罰募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並錄吳
起漁獵其詞而綴緝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者
吳起武侯真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責至於料六
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書問答徒效之也
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察也
陳氏曰其辭鄙俚世俗依託也

水心葉氏曰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皆
為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繁
悉備舉似為孫子義疏也其書言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
後於孫子論將有十過近於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
軍九地相出入其勸軍言禮將力將止欲練士各聚卒教戰
成三軍又本於吳起然則孫吳固兵家所師用至莊周亦稱
九徵則真以為太公所言矣然周嫚侮為方術者而不悟六

韜之非偽何也蓋當時學術無統諸子或妄相詆訾或偶相
崇出於率爾豈足據哉

司馬法三卷

晁氏曰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閑廓深遠雖
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近亦少褒矣穰苴為區區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掛讓乎

陳后山擬御試武舉策曰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
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
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
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
舍興壞係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
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
遷博極群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矣為者也臣謹按傳記
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
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
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
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
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也漢之所行遷之所見
而謂先王為之乎

魏武注孫子一卷

晁氏曰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

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粹成此書云其序略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顧考叔曹劌燭之武鱗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

在員宰詔一鉉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篇
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國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潰凌一趨於武後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帥命意立制猶知薦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皆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驕力奪故

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李荃注孫子三卷

陳氏曰世之言兵者祖孫武然孫武事吳闔閭而不見於左傳不知果何時人也

杜牧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為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陳皞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陳皞撰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闕踈重為之注

紀燾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紀燾集唐孟氏賈林杜祐三家所解

梅聖俞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梅堯臣聖俞注歐公為之序

歐陽氏序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

家五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
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
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解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
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
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
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
一有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
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
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
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術干吳王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
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霸及曹公用之然亦
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
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
獨吾友聖俞不然常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
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
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
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此一一作去傳以己意
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有
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
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朱子語錄曰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
得似杜牧注底好

王哲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哲注晁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為之注仁廟特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其時人也

何氏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未詳其名近代人也

吳子三卷

晁氏曰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為之說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高氏子略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乎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實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實於經求之古奚漸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廢幾乎

黃石公三畧三卷

晁氏曰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畧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傳此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

陳氏曰其書傳會依託也

西山真氏序曰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欽藏

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兵然最
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化無方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
耳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子房所受書也

尉繚子五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書論兵主刑法按漢藝文志有二十九篇
今逸五篇首篇稱梁惠王問意其魏人歟

陳氏曰六國時人按漢志雜家有二十九篇兵刑勢家又有
三十一篇今書二十三篇未知果當時本書否

周氏涉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督責部伍刻
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廟廟之論重
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廟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
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視繚子專篇論火攻吳起

武侯織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主崇儉務本均田節飲明
法稽驗為之主本無蔓獄無留刑故曰兵凶器爭逆德事必
有本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視利害辨安危
武犯強敵力攻守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
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說雖未純王
政亦可謂窺本統矣古者什伍為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
春秋戰國來長募既行動輒驅數十萬人以赴一決然後有
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公建壇
拜曲端為大將端首問魏公見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
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
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熏烝決不
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而尉繚子亦云善用兵者能殺卒之

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却未有是論也

張橫渠注尉繚子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其辭甚簡蚤年喜談兵後謁范文正文正愛其才勸其學儒載感悟始改業此殆少作也

武侯十六策一卷

晁氏曰蜀諸葛亮孔明撰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

庾袞保聚圖一卷

晁氏曰晉庾袞撰晉書孝友傳載袞字叔褒齊王國之倡義也張弘等掠陽翟袞率眾保禹山泓不能犯此書序云大駕遷長安時元康三年己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按國之起兵惠帝末寧元年也帝遷長安末興元年也皆在元康後且二年歲次實癸丑今云己酉皆誤

李衛公問對三卷

晁氏曰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陳氏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鄙尤甚今武舉以七書試士謂之武經其間孫吳司馬法或是古書三略尉繚子亦有可疑六韜問對偽妄明白而立之學官置師弟子伏而讀之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遜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為武學博士受詔

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為疑白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為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為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偽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蘇也

按四朝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為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攸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郭元振安邊策三卷

晁氏曰唐郭元振撰以總兵進攻聚眾退守不可無權謀乃著此書故舊題曰定遠安邊策

李臨淮武記

晁氏曰唐李光弼撰其書凡一百二章末云呂望志廓而遠孫武思幽而密黃石寬而重斷吳起嚴而貴勇墨翟守而無攻老聃勝而不美今擇其精要雜以愚識為一家書一本題曰統軍靈轄寶秘策或云光弼從事張參所纂

閩外春秋十卷

陳氏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風后握奇經一卷

陳氏曰宋嘉祥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

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續述多所發明并
寫陳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
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
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
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
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
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于四千九十有六奇正
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
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
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
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
制勝作為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
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
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索
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
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
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
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續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
及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人事軍律三卷

晁氏曰皇朝符彥卿撰其序言兵者多雜以陰陽殊不知往
亡(宋)捷甲子胡興鵠入梟集翻成吉兆故此但述人事云或

以為唐燕僧利正撰

神武秘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仁宗御撰纂古今兵書戰策及舊史成敗之迹類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凡四門三十篇

三朝武經聖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寶元中西邊用兵朝廷講武備是時洙奉詔編祖宗任將用兵邊防事迹分二十門

陳氏曰凡十七門後五卷為奏議中興書目云十卷李淑書目十五卷今本與邨鄂卷數同

武經總要四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原定中朝廷恐群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御為製序

吳巖李氏曰昔杜君卿取前世用兵故事分一百三十餘門編入通典國朝脩經武要略亦承用之但微有附益耳

百將傳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預公立撰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題其後上之

陳氏曰每傳必以孫武兵法斷之

兵要望江南一卷

晁氏曰題云黃石公以授張良者按其書雜占行軍吉凶寓聲於望江南詞取其易記憶總目云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蓋唐人也

倚馬立成法二卷

晁氏曰唐李淳風撰兵行占候之書也淳風太宗時人而此書起九宮法至貞元六年庚午假託以行其書耳非淳風本真也

三略素書解一卷

陳氏曰呂惠卿吉甫撰

熙寧收復熙河陣法三卷

陳氏曰觀文殿學士九江王韶子純撰

武經龜鑑二十卷

陳氏曰保平軍節度使王彥撰隆興御製序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為主而用歷代事證之

渭南秘訣一卷

陳氏曰昭武謝淵得之於瀘州蓋武侯八陣圖法也為之注釋而傳於世

補漢兵制一卷

陳氏曰錢文子撰

西漢兵制一卷

陳氏曰建安王玲器之撰

制勝方略三十卷

陳氏曰脩武郎楊肅德欽撰自左氏傳而下迄于陳隋用兵事迹慶元丁巳序

漢兵論一卷

辨疑一卷

陳氏曰姑蘇潘夢旂天錫撰

武經

卷一百一十一

五

脩城法式條約二卷

陳氏曰判軍器監沈括知監丞呂和卿等所脩敵樓馬面團敵式樣并申明條約熙寧八年上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醫家

漢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

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歲石湯火所施師古曰歲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砭

也古者治病則有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齊音猶砭

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漢志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經方

漢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

滋因氣心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經籍考

於手及生 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
是所獨生 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漢志 經方十家二百七十四卷

隋志 醫方二百五十六部四千五百一十三卷

唐志明堂經脈類一十六家三十五部二百三十一卷 失姓名三十八家 魏權

以下不著錄 二家七卷

唐志 醫術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四千四十六卷 失姓名三十八家 王方慶以下

宋三朝志 經脈四十六部一百四十卷 醫術一百九十一部二千

九十九卷

宋兩朝志 經脈二十九部四十五卷 醫術八十四部二百二十六

卷

宋四朝志 三十六部二百九卷

宋中興志 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黃帝素問二十四卷

晁氏曰 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也 唐王
冰注 冰謂漢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
卷兼靈樞九卷 廼其數焉 先是第七七亡逸 冰時始獲 乃詮次
注釋 九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 今又亡 刺法本論二篇 冰自
號 啓玄子 醫經之傳於世者多矣 原百病之起 瘡者本乎黃
帝 辨百藥之味性者本乎神農 湯液則稱伊尹 三人皆古聖
人也 憫世疾苦 親著書以垂後 而世之君子不察 乃以為賤
技 耻習之 由此故 今稱醫者 多庸人 治之失理 以生為死者
甚衆 激者至云 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 豈其然乎 故予錄醫頗

詳隋志以此書為首今從之

陳氏曰黃帝與岐伯問荅三墳之書無傳向以此固出於後世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唐太僕令王冰注自號啓玄子按漢書但有黃帝內外經至隋志乃有素問之名又有全元起素問注八卷嘉祐中北祿卿林億國子博士高保衡承詔校定補注亦頗采元起之說附見其中其為篇八十有一王冰者實應中人也

靈樞經九卷

晁氏曰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名為古書也未知孰是

呂楊注八十一難經五卷

晁氏曰秦越人撰吳呂廣注唐楊玄操演越人渤海人家於盧授桑君秘術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為扁鵲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以其為趣深遠未易了故名難經玄操編次為十三類

陳氏曰漢志亦但有扁鵲內外經而已隋志始有難經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攷難當作去聲讀

丁德用注難經五卷

晁氏曰德用以楊玄操所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隱奧者繪為圖德用濟陽人嘉祐末其書始成

陳氏曰序言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而楊玄操復為之註覽者難明故為補之且問為之圖首篇為診候最詳凡二十四難蓋脈學自扁鵲始也

虞夏注難經五卷

晁氏曰皇朝虞夏注庚仁壽人寓居漢嘉少為儒已而棄其業習醫為此書以補呂楊所未盡黎泰辰治平間為之序

金匱玉函經八卷

晁氏曰漢張仲景撰晉主叔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於館中用之甚効合二百六十二方

陳氏曰林億等校正此書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畧方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節畧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

仲景傷寒論十卷

晁氏曰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按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善醫者或云仲景著傷寒論誠不刊之典然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此其所闕者蓋陳蔡以南不可用柴胡白虎二湯治傷寒其言極有理

陳氏曰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晁氏曰題云黃帝撰論診脈之要凡二十一篇

王叔和脈經十卷

晁氏曰晉王叔和撰按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沉靖傳通經方精意診處尤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佗等論脈要訣所成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入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纖悉備具咸可按用凡九十七篇(皇朝)林億等校正

脈訣一卷

晁氏曰題曰王叔和皆歌訣鄙淺之言後人依託者然最行于世

脈訣機要三卷 脈要新括一卷

陳氏曰通真子撰不著名氏熙寧以後人也以叔和脈訣有詭說鄙俗處疑非叔和作以其不類故也乃作歌百篇按經為注又自言常為傷寒括要六十篇其書未之見也

巢氏病源侯論五卷

鼎氏曰隋巢元方等撰元方大業中被命與諸醫共論衆病所起之源(皇朝)舊制監局用此書課試醫生昭陵時詔校本刻續頒行宋綬為序

陳氏曰元方(隋)太醫博士其書惟論病證不載方藥金按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業醫者可以參考

雷公炮炙三卷

晁氏曰宋雷斅撰胡洽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炙灸之方其論多本之於乾寧晏先生斅稱內究守國安正公當是官名未詳

天元王策三十卷

晁氏曰啓元子撰即唐王砥也書推五運六氣之變唐人物志云砥仕至太僕今年八十餘以壽終

金寶鑑三卷

晁氏曰衛嵩撰嵩仕至翰林博士崇文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述脉候微驗要妙之理

寶藏暢微論三卷

晁氏曰五代軒轅述撰青霞君作寶藏論三篇著變煉金石之訣既詳其未善因刊其謬誤增其闕漏以成是書故曰暢微時年九十實乾亨二年也

聖濟經十卷

晁氏曰徽宗皇帝御製因黃帝內經採天人之蹟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之盈虛為書十篇

凡四十二章

陳氏曰辟離學生昭武吳提注

通真子傷寒訣一卷

晁氏曰題曰通真子而不著名氏用張長沙傷寒論為歌詩以便覽者脉訣之類也

醫門玉髓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皆為歌訣論五藏六腑相傳之理

傷寒百問三卷

晁氏曰題曰無求子大觀初所著書

醫經正本書一卷

陳氏曰知進賢縣沙隨程迥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敝

卷之二十一

醫經考

六

運氣論奧三卷

晁氏曰宋朝劉溫舒撰溫舒以素問氣運最為治病之要而
答問紛揉文辭古奧讀者難知因為三十論二十七圖上于
朝

五運指掌賦圖一卷

陳氏曰葉玠撰

脈粹一卷

晁氏曰宋朝蕭世基撰世基常閱素問及歷代醫經患其難
知因綴緝成一編治平中姚誼序之

南陽活人書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朱肱撰序謂張長沙傷寒論其言雅奧非精於
經絡者不能曉會頃因投閑設其對問補直綴緝僅成卷軸
作於己巳成于戊子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

陳氏曰肱以仲景傷寒方論多以類聚為之問答本號無求
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載作序易此名仲景南陽人而活
人者本華陀語肱吳興人秘丞臨之子中書舍人服之弟登
第仕至朝奉郎直秘閣

傷寒微指論二卷

陳氏曰不著作者序言元祐丙寅必當時名醫也其書頗有
發明

傷寒證治三卷

晁氏曰宋朝王寔編寔謂百病之急無踰傷寒故畧舉病名
法及世名醫之言為十三篇總方百四十六首或云潁州人
官至外郎龐安常之高第也

傷寒採俗方一卷

陳氏曰寧海羅適正之尉桐城名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遂以方書召醫參校刻石以採迷俗紹興中有王世臣彥輔者序之以傳

補注神農本草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掌禹錫等補注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藝文志所不載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蓋起于此梁之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為編述嘉祐初詔禹錫與林億蘇頌張洞等為之補注以開寶本草及諸家參校來拾遺逸刊定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總二十卷

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陳氏曰唐慎微撰不知何人仁和縣尉艾晟作序名曰經史證類本草按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舊經上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增名鑿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為七卷唐顯慶又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謂之唐本草開寶中又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及嘉祐中掌禹錫林億等重加校正更為補注以朱墨書為之別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蓋亦備矣今謹微頗復有所增益而以墨蓋其名物之上然亦殊不多也
石林葉氏曰神農本草初但三卷所載甚畧議者攷其記出產郡名以為東漢人所作梁陶隱居始增脩為七卷然陶氏不至東北其論證多謬語唐顯慶中蘇恭請重修於是命長孫無忌等廣定遂為二十卷亦未盡也自是偽蜀韓保昇與

術家各自補緝辨證者不一開寶中別加詳定嘉祐初復詔掌秘監禹錫蘇魏公諸人再論次遂大備蓋神農本草外雜取他書凡十六家云

圖經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

晁氏曰宋朝蘇頌等撰先是詔掌禹錫林億等六人重校神農本草累年成書奏御又詔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宋徽故事重命編述於是頌再與禹錫等哀集衆說類聚銓次各有條目云嘉祐六年上

證類本草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唐慎微纂合兩本草為一書且集書傳所記單方附之於本條之下殊為詳博

本草廣義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寇宗奭編以本草二部著撰之人或執用已私失於商確併考諸家之說參之事實覈其情理證其脫誤以成此書

陳氏曰其書引援辨證頗可觀采

紹興校定本草二十二卷

陳氏曰醫官王繼先等奉詔撰紹興二十九年上之刻板脩內司每藥為數語辨說淺俚無高論

子午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扁鵲撰論鍼砭之要成歌詠蓋後人依託者

銅人針灸圖三卷

晁氏曰皇朝三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針灸之法鑄銅人為式分府藏十二經旁注俞穴所會刻題其名并為圖法

文獻卷三十一

經籍考

九

并主療之術刻板傳于世夏竦為序明堂者謂雷公問道黃
帝授之故名云

明堂針灸圖三卷

晁氏曰題曰黃帝論人身俞穴及灼灸禁忌

存真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介編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
醫併盡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
書無以異者比歐希範五藏圖過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王
莽時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
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脉知所始終云可以治病亦是此意

膏肓灸法二卷

陳氏曰清源莊綽李裕集

點烙三十六黃經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世書也國史補云自茗飲行於世世人
不復病黃瘰

肘後百一方三卷

陳氏曰晉葛洪撰梁陶隱君增補本名肘後救卒方率多易
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為一百一首
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名之

千金方三十卷

晁氏曰唐孫思邈撰思邈博通經傳洞明醫術著用藥之方
診脉之訣針灸之穴禁雜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
悉後世或能窺其一二未有不為名醫者然議者頗恨其獨
不知傷寒之數云

陳氏曰自為之序名曰千金備急要方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其前類例數十條林億等新纂千金翼方三十卷

晁氏曰思邈著千金方復掇集遺軼以羽翼其書成一家之言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養性辟穀退居補益雜病瘡癰色脉針灸而禁經終焉者皆有指意云陳氏曰其末兼及禁術用之多驗

外臺秘要方四十卷

陳氏曰唐王燾撰燾在臺閣二十年久知洪文館得古方書數千百卷因述諸病證候附以方藥符禁灸灸之法凡一千一百四門天寶中出守房陵及太寧郡故以外臺名其書孫兆以燾謂鍼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取灸而不取鍼譏其為醫之蔽子獨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自為序天寶十一載也其書博采諸家方論如肘後千金世尚多有之至小品深師崔氏許仁則張文仲之類今無傳者猶間見於此書云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定也按會要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脩院以直集賢院掌禹錫林億核理張洞校勘蘇頌等並為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序下國子監板行并補注本草脩圖經千金方翼金匱要畧傷寒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矣

產寶二卷

晁氏曰唐曾毅撰毅蜀人太中初白敏中守成都其家有因免乳死者訪問名醫或以毅對敏中迎之毅集備驗方藥三

百七十八首以獻其後周頊又作三論附于前
龍樹眼論三卷

晁氏曰佛經龍樹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說集治七十二種
目病之方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三卷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醫家

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晁氏曰太宗皇帝在潛邸日多蓄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內

出親驗者千餘首乃詔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

鄭彥陳昭遇校正編類各篇首著其疾證淳化初書成御製

序引

慶曆善救方一卷

兩朝藝文志詔以福州癸獄醫林士元藥下蠱毒人以獲全

錄其方令國醫類集附益八年頒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籍考

皇祐簡要濟衆方五卷

兩朝藝文志皇祐中仁宗謂輔臣曰外無善醫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療其令大醫簡聖惠方之要者頒下諸道仍勅長吏按方劑以時拯濟令監官使周應編以為此方三年頒行

太醫局方十卷

晁氏曰元豐中詔天下高手醫各以得効秘方進下太醫局驗試依方製藥醫之仍模本傳于世

和劑局方十卷
晁氏曰大觀中詔通鑿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餘方

陳氏曰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門二百九十七方其後時有增補

王氏博濟方五卷

晁氏曰皇朝太原王袞撰慶曆間因官滑臺暇日出家藏七十餘方擇其善者為此書名鑿云其方用之無不効如草還丹治大風太乙丹治鬼胎尤奇驗

藥準一卷

陳氏曰潞公文彥博寬夫撰所集方才四十首以為依本草而用藥則有準故以此四十方為處方用藥之準也

沈存中良方十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存中博學通鑿術類其經驗方成此書用者多驗或以蘇子瞻論鑿藥雜說附之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其間辨雜舌香一段言靈苑所辨猶有未盡者館閣書目別有沈氏良方十卷蘇沈良方十五卷

而無靈苑方

靈苑二十卷

晁氏曰亦存中編本朝士夫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以善鑿名世而存中尤善方書此書所載多可用

孫氏傳家秘寶方三卷

陳氏曰尚藥奉御太醫令孫用和集其子殿中丞兆父子皆以鑿名自昭陵時迄于熙豐無能出其右者元豐八年兆弟宰為河東漕屬呂惠卿帥并從宰得其書序而刻之自言為思邈之後晁氏讀書志作孫尚秘寶方凡十卷

養生必用方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初虞世撰序謂古人鑿經行於世者多矣所以別著者古方分劑與今銖兩不侔用者頗難此方其證易詳其法易用者尋文為治雖不習之人亦可無求於醫也虞世本朝士一旦削髮為僧在襄陽與十父遊從甚密

尊生要訣二卷

陳氏曰即初虞世四時常用要方有廬山陳淮者後附益焉楊子護命方五卷

通神論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楊退脩撰以岐伯論五運六氣以治百病後世通之者惟王冰一人而已然猶於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故著此方論云

龐氏家藏秘寶方五卷

陳氏曰新水龐安時安常撰安時以鑿名世所著書傳於世者惟傷寒而已此書南城吳炎晦父錄以見遺

山谷黃氏云龐安常傷寒論後序安常自少時善鑿方為人治病屢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鑿然為氣任挾鬪雞走狗蹴踘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二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秀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鑿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經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之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常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當以秦漢間游狹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鑿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綴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言而不解若有意於斯者讀其書自足攬其精微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語為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傷寒論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為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

為論數卷用心為述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
豈不信哉

錢氏小兒方八卷

晁氏曰皇朝錢乙仲陽撰神宗時擢太醫丞於書無所不窺
他人勤勤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
辨正闕誤取工療嬰孺病年八十二而終閻李忠方附其後
錢氏小兒藥證真訣三卷

陳氏曰錢仲陽撰閻李忠集上卷言證中卷叙嘗所治病下
卷為方孝忠亦頗附以已說且以劉斯立所作仲陽傳附于
末宣和元年也

嬰童寶鏡十卷

晁氏曰題曰栖真子不著姓名錄世行應驗方成此書

小兒靈秘方十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辨小兒疾證及治療之方多為歌訣

小兒玉訣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名氏為韻語以記小兒疾證治法二十三
醫說十卷

陳氏曰新安張景季明撰

食治通說一卷

陳氏曰東號婁居中撰臨安藥肆金藥曰昔有子登第以恩
得初品官趙忠定丞相跋其後書凡十六篇大要以食治則
身治此上工醫未病之一術也

趙丞相序畧曰君自幼業醫至是歷八十一寒暑矣錢唐行
都多貴人君未嘗出謁卿相王侯之家屢迎之不可致每旦

有與至藥肆群兒已四集悲啼叫號囂然滿室君皆調護委
曲坐良久徐起放視之一以至之先後為序輒為言兒本無
疾愛之者害之也如言兒下利時此為脾虛乳食過傷所致
惟苦節其乳食微以參朮藥溫其胃即愈矣而愛之者曰兒
數利氣且乏非強食莫補其所喪於是胃虛不能攝化其氣
重傷參朮弗效增以姜附薑附不已重以金石而兒殆矣胡
不以身喻之方吾曹盛壯時日食二升米飯幾不滿欲一日
意中微不佳則粒米不堪向口何況兒乎每視君持藥欲
授時必諄諄為人開說口幾欲破又為紙囊貯藥各著其說
於上使歸而勿忘焉

治病須知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專論外證以用藥之次第為不能脈者設

正俗方一卷

陳氏曰知虔州長樂劉彝執中撰以處俗信巫無醫藥集此

方以教人

奉親養老書一卷

陳氏曰泰州興化令陳直撰元豐中入

小兒斑疹論一卷

陳氏曰東平董汲及之撰錢乙元祐癸酉題其末

腳氣治法一卷

陳氏曰董汲撰

指迷方三卷

陳氏曰考城子王貺子身撰(吳)丞相敏為之序既為南京名

蘇東坡

經籍考

六

鑿宋毅叔之壻宣和中以鑿得幸至朝請大夫
九齋衛生方三卷

陳氏曰宣和宗室忠州防禦使士紆撰

治風一卷

陳氏曰張耒文潛所傳凡三十二方

小兒鑿方妙選三卷

陳氏曰成安大夫惠州團練使張洵撰凡四百二十方洵五
世為小兒鑿未嘗改科靖康元年自為之序

雞峯備急方一卷

陳氏曰太醫教授張銳撰紹興三年為序大抵皆單方也

產育保慶集一卷

陳氏曰濮陽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其說而無其書鑿

學教也 郭稽中以方附諸論之末遂為全書近時枯蒼陳言
嘗評其得失於三因方鑿鑿杜敬者又附益之頗為詳備

本事方十卷

陳氏曰維揚許叔微知可撰紹興三年進士第六人以藥餌
陰功見於夢寐事載夷堅志晚歲取平生已試驗之方併記
其事實以為此書取本事詩詞之例以名之

傷寒歌三卷

陳氏曰許叔微撰九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
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未見

指南方二卷

陳氏曰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

楊氏方二十卷

楊氏方二十卷

經籍考

二

陳氏曰樞密楊俊子靖以家藏方一千一百一有一首刻之
當逢世多用之

本草單方三十五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宛立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
單方以門類編之九四千二百有六方

何氏方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括蒼何僈德揚撰

洪氏方一卷

陳氏曰番陽洪氏撰

莫氏方一卷

陳氏曰刑部郎中吳興莫伯虛致道刻博濟方於永嘉而以其家藏經驗方附于後

備急總效方四十卷

陳氏曰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

陳氏曰山陰王璆孟玉撰百一言其選之精也

三因極一方六卷

陳氏曰括蒼陳言無擇撰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其說出金匱要畧其所述方論往往皆古書也

小兒保生方三卷

陳氏曰左司郎姑孰李樞與幾撰

傷寒要旨二卷

陳氏曰李樞撰列方於前而類證于後皆不外仲景

漢東王氏小兒方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

幼幼新書五十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知潭州劉昉方明撰集刊未畢而死徐璠壽鄉以漕攝郡趣成之

大衍方十二卷

陳氏曰朝散大夫孫紹遠稽仲撰凡藥當預備者四十九種故名大衍所在易得者不與焉諸方附于後

海上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括蒼刻本館閣書目有此方云乾道中知處州錢竚篇集

集效方一卷

陳氏曰南康守李觀民集

胎產經驗方一卷

陳氏曰陸子正撰集

葉氏方三卷

陳氏曰太社令延平葉大廉撰

胡氏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

傳道適用方二卷

陳氏曰稱拙菴吳彥夔淳熙庚子

陳氏手集方一卷

陳氏曰建安陳抃

選奇方十卷後集十卷

陳氏曰青田余綱堯舉撰

經方

經方

九

傷寒瀉痢要方一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長樂陳孔碩膚仲撰

湯氏嬰孩妙訣二卷

陳氏曰東陽湯衡撰衡之祖民望精小兒醫有子曰麟登科衡麟之子允邃於祖業為此書九十九篇

諸家各方二卷

陳氏曰福建提舉司所刊市肆常貨而局方所未收者

易簡方一卷

陳氏曰宋嘉王碩德膚撰增損方三十首吹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為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于世

四時治要方一卷

陳氏曰宋嘉暑鵬時舉撰專為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焉

治奇疾方一卷

陳氏曰夏子益撰凡三十八道皆奇形怪證世間所未見者傷寒證類要畧二卷 玉鑑新書二卷

陳氏曰汴人平堯卿撰專為傷寒而作皆仲景之舊也亦別未有發明

瘡疹證治一卷

陳氏曰金華謝天錫撰

產寶諸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集諸家方而以十二月產圖冠之纂要備急諸方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集皆倉卒危急所須藥及雜術也

文獻卷一百三十三

經籍考

九

摘要方一卷

陳氏曰傷寒十勸及危證十病未載托裏十補散方

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

陳氏曰東蜀刺史李頌錄按中興書目引崇文總目云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丹陽縣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慶宣劉涓子男方十卷未知即此書否卷或一板或止數行名為十卷實不多也

衛濟寶書一卷

陳氏曰稱東軒居士不著名氏治癰疽方也

外科保安方三卷

陳氏曰知興化軍毫社張元踏家藏方龔參政茂良劉太史夙為之序跋

五發方論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亦吳晦父所錄

李氏集驗背疽方一卷

陳氏曰泉江李迅嗣立撰凡五十二條其論議詳盡曲當

皇帝醫相馬經三卷

晁氏曰唐後魏集伯樂王良等六家書成此編皇帝片神農也

百駮方三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相馬術及醫治畜牧之方

相馬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相馬法式并著馬之疾狀及治療之術李氏書目有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三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房中 神僊

房中

漢藝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
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漢志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僊

漢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經籍考

子

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漢志神僊家二百五卷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疑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論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年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僊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絨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

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蕪之中
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
齋數之外有人者在綿蕪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
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
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
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麩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
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
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
火而焚勅之使刀不能害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
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帝嚳夏禹
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
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

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
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筭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
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
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
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
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
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
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
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與後遇太上老
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
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十
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

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為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為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君為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宗雅信佛法於道士幾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苴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隋志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唐志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首義以下不著錄六十二家

二百六十五卷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網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詔舊目刊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一卷合為

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隋志以道經目附四部之末唐母照錄散在乙丙部中今取修鍊服餌步引黃冶符籙章醮之說素藏館閣者悉錄于此

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

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二十部

宋中興志三百九十六家四百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二十一卷
度人經三卷

晁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畧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主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錄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于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其六部三百一十一秩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為二凡其說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取於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錄

大洞真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高上靈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永和初中上清

紫微元君降授于三天人是上清高法道藏書六部一曰太
洞真部二曰靈寶洞元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大真部五
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李氏道書志四類一曰經誥類二曰
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篆類皆以此書為之首然唐志
不載故以次度人經云

黃庭內景經一卷

晁氏曰題大帝內書藏賜谷陰三十六章皆七言韻語梁丘
子叙云扶桑大帝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黃
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事即肺
心脾中故曰黃庭

內景中黃經二卷

晁氏曰題九仙君撰中黃真人注亦名胎藏論

黃庭外景經三卷

晁氏曰叙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
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問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
句其末有吾言畢矣而妄陳一句且改淵為泉改治為理疑
唐人誕者附益之

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

陳氏曰黃庭外景經一卷務成子注是南嶽魏天人所受者
魏舒之文也

無仙子刪正黃庭經

歐陽文忠公序之意必公所自為而隱其名耳其序曰無仙
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
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

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一作仙
 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
 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
 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章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
 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
 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作有一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
 所同也此所謂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
 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
 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
 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

或可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
 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以貪生
 世傳黃庭經者晉魏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
 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攷正無仙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石
 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
 者獨為有理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
 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
 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
 而不為故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
 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
 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真誥十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皆真人口授之誥故以為名記許邁揚羲諸仙受授之說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為上下

朱子語錄道書中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宝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墻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周易參同契三卷

晁氏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稱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彭曉為之解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為易之文其為古書明矣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

陳氏曰真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廣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為之注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錄其末有秀川傳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秘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為此官

張隨注參同契三卷

晁氏曰皇朝張隨皇祐中居青城山注魏伯陽之書列十數

圖于其後

參同契大易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論天火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四象五行等二十四篇并圖按崇文總目云張處撰而李獻臣以為天老神君撰雲常子張處存亦名至藥丹訣未知孰是參同契考異一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朱子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狂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繫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入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又曰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令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却又可惜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

朱子語錄曰曾景建謂參同契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是有位惟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參同契解一卷

陳氏曰題紫陽先生不知何人

西昇經四卷

晁氏曰題曰天上真人尹君記錄老子將遊西域既為閔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音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為此經其首稱老君西昇聞道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有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洪明集辨惑論

章注西昇經三卷

晁氏曰梁道士章處玄分上下經上經三七法天之陽數分二十章下經四七法地之陰數總四十九章象大衍用數云唐志稱處玄集解以聞道空乾為經道空乾以古先生為老子自謂

洞玄注西昇經四卷

晁氏曰唐洞玄子注其姓名未詳唐志有戴詵注西昇經疑此或詵書也分三十六章謂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云

徐注西昇經二卷

文獻卷二百七十四

經籍考

晁氏曰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其本以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作善入泥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乎空乾作吾之身也化胡竺乾云

步虛經一卷

晁氏曰太極真人傳左仙翁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

定觀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天尊授左玄真人述定心惠觀等修故以為名云

內觀經一卷

晁氏曰老子撰述人胞胎魂魄衆神之名當締觀身心俾不染濁穢乃可常存云凡二十二章

老子化胡經十卷

晁氏曰魏明帝為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蜀寶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于後唐志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璠等議狀證其非偽此是也

太清經一卷

晁氏曰太清護命靈文金闕上聖按傳修道之士可以除邪治病云

天蓬神咒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邯鄲書目載道書最多已上八種皆有之混元內外鑒二卷延壽經一卷附

晁氏曰混元謂老子也亦導引之術內篇外篇二
太上說魂魄經二卷

晁氏曰題曰老子撰載三魂七魄名字形狀好惡以呪術存
制之崇文題曰太上靈書李氏亦有其目

天真皇人九仙經一卷

晁氏曰天皇人為黃帝說一行羅公遠葉法靜注論水火龍
虎造金丹之術崇文書也按九仙經與發記云此經黃帝留
蛾眉山石壁漢武帝時得之大中嘗禁絕

陰符內丹經一卷

晁氏曰題曰老子說

紫陽金碧經二卷

晁氏曰皇元真人撰廣成子述河上公修為六十四章上明
和合習真之法中有調神理氣之方下有還丹九鼎上昇之
術崇文目有三卷今逸其一

靈樞金鏡神景內經十卷

陳氏曰稱扁鵲注

上清天地宮府圖經二卷

陳氏曰唐司馬子微撰

中誠經一卷

陳氏曰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托也

太上金碧經一卷

陳氏曰題魏伯陽注

四十九章經

李壁李章亭曰隱者劉漫翁傳汝古今尤邃黃老一日某言

文獻卷二百五十四

至聖書

一

賢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
觀天地圓方此言君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汨於情偽
沉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得乎東坡稱傳
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翛然
玄覽却立垢紛之外不為物所粘則乘星載雲揮斥八極超
無有而獨有又誰禦哉漫翁曰君言善矣然茲理也不待賈
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
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取也予始知有
是經亟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虎皇
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取萬物而不留離澳淥而化昭融
物之且夜交於前者皆不足以為吾病而去道邇矣然而為
物而取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
聲無臭實為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道雖
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耶或
謂之誠或謂之玄或謂之真或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為
情為識為喜為怒為愛為惡為聖賢為仙靈為姦邪為盜賊
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蟻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
感寂之理而昇玄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九世之善
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貪狼愚險伎讒媚所植罪本亦可空
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蓋與老易及清靜昇
玄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為幻假當滅除之而他章顧謂觸情
縱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又云財者罪
之根聚財為聚業又云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九
姦邪小人聚財以規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禍猶

影響也。槩謂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真，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耶。黃老宗百虛無，至大洞諸經，昉言諸天奧密神仙隱秘事。自晉始傳人間，由隋歷唐，方伎符錄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托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北辰為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玄妙精微，明白切至，其為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識殫洽者無惑乎古書之正偽，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神仙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和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

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為張道陵天師求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為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畧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寃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効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秩最多故附見於此干吉者後為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書於順帝時已為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為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然也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

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晁氏曰玉皇訣云野人即肇注

無上秘要九十五卷

晁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晁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起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晁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戢羽之類各繪像于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秘圖一卷

晁氏曰草衣洞真子玄撰凡十二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托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晁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邨鄆書目云羊參徵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

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
隱人莫測劉真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
者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托號金碧潛
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疑即參微
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
書目云海客李玄光遇玄壽先生於中嶽授此未詳玄光何
代人

龍虎通玄要訣一卷

晁氏曰蘇玄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秘金碧潛通訣其
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為是書李邕鄆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
皇時人不出名氏豈玄朗之號耶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晁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
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晁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其出處也

八段錦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晁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契

真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玄路秘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晁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晁氏曰唐吳筠撰柘康誦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為然
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
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為修道階
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
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
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官法
附于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
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玄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嶽道士吳筠撰

日月玄樞論一卷

晁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丹藥
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于朝

太清

卷之五

五

胎息秘訣一卷

晁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磨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因叙其事以教後學

玉芝書三卷

晁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真訣一卷

陳氏曰震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谷真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自授其道本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隨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表公輔者各為注凡五卷

養生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皇甫士安撰士安岷山道士也

歸正議九卷

晁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上真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真人勒于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篆文字

東晉葛洪譯鮑靚行于世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真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六藥修煉

般運之術為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點採御之法以為

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

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即此書而微不同

太上養生上下篇二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甯先生所撰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鉛汞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天卷三十一

正壽方

口

鉛汞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探玄子

華陽真人秘訣一卷

呂真人血脈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有吾後書稱傳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道進子通玄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九真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秘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衷進

呂公窰頭坯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為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背莫知何人已上十八種共為

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見釋氏道家類

群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真人以金丹力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

真篇以傳石得之辭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

福之聞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

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

李士寧張懷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真識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漂水令沈汾撰或作玠

仙苑編珠二卷

晁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此事屬辭効蒙求體為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晁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真女仙五十五人以謔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為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

一人也

晁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二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有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迹詔李維宋綬晏殊同編天禧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即軒轅黃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奧總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錄項於莆中傳錄繞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玄部九十秩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九六部三百一十一秩

右神仙家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亦其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矣况其次者哉百家墮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中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男其叙方技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

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錄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人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道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由道

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黃冠師資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惑人主故武宗皆餌丹蹠渴以殞天年如太

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
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
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
為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
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
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
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
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
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
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
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

無為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
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
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
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
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
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
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
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
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
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
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干吉張津之
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

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
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
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
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
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清淨無為
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
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
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
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
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
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

之然較其詞來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獨付其
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
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
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
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
是就佛經脚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
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汴而上之其說愈精微
道襲佛之粗淺汙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
也今之黃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
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
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
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為然以理觀之

則道教為優何也蓋人受生於天地稟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祈首過靈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為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為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為臣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為之祈禱天地醮祭星辰黃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

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為三炁五方為五炁九天為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大清為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羨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閻衆生而為之道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為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效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

其敷衍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
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